

第一章 無辜遭休棄

田家人得到消息的時候都是懵的，怎麼好好的，阿好就被休了？

周氏趕緊讓孫兒去田間把自己的丈夫田老大找回來，跟他商量這件事。

田老大拿著鋤頭一邊走一邊唉聲歎氣，阿好三年多沒生養，他早就擔心有這麼一天了，結果真是怕什麼來什麼！

想想也覺得難以理解，阿好是他的妹妹，是他爹娘快五十生的么女，比他的小兒子還小一歲。當初生她的時候，村裡的石榴樹一夜之間就全開了花，產婆說她一看就是個多子多福的，這才給她取名叫阿好。

後來也應了產婆這句話，阿好養的兔子都是一窩一窩的生，種的桃子只兩年就果實掛滿枝頭，就因為這個，九代單傳的地主李家才早早的定下了阿好，耐著性子等她到十六歲便立刻將她娶了過去。

當時這是多風光的一件事，所有人都以為憑阿好的福氣她一定能三年抱倆，兒女雙全，結果誰想……這下村裡可有得笑話了。

越想越覺得沒臉，田老大回家的時候就想一個人悄悄的把阿好接回來，最好神不知鬼不覺，先瞞住一陣子再說。

「你說什麼？！」周氏一瞪眼，「李家的人作踐阿好，你也這樣，阿好回來以後還怎麼做人？」

田老大蹲在地上，老皮皺了滿臉，「本來就沒法做人嘛，都被人休了。」

「那是李家人心壞眼瞎，說阿好不能生養，我還說他兒子是個沒用的軟蛋呢！去，雇一頂轎子去，我要把阿好風風光光的接回來。」周氏白胖白胖的，聲音也大。

田老大起身半蹲著，「妳小點聲，不嫌丟人呢！還要雇轎子，妳這是……」

「我讓你去，你去不去！」周氏有些發飆了，「爹娘去了，阿好就指望你這個親哥哥呢，你不給她撐腰誰給她撐腰？真當咱們田家沒人啦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田老大真的很為難。

「田滿倉，你別讓我瞧不起你。平時別人怎麼說我都不在乎，可是這次你要是不像一個男人一樣，你以後也別進咱們家的門，我自己去把阿好接回來，我們娘幾個過呢！」周氏急了。

田老大這才一跺腳出門去尋轎子。

八棍子打不出個屁來，周氏有時候真有些煩厭田老大這個性格，村裡都說她是母老虎，可是但凡田老大有點擔當，她也不會這樣。

不行，不能只靠他。周氏叫過孫子，讓他趕緊去縣裡把他爹也就是她大兒子叫回來，萬一出點什麼事，也好有個依仗。

隨後，她又趕緊去後面把阿好以前的房間給收拾出來，再拿出一床八成新的被褥曬上，等阿好回來好住。

收拾好，田老大就回來了，後面跟著一頂青色的小轎子。

周氏有些不滿意，她不是讓田老大挑好的雇嗎，怎麼這麼小，顏色還這麼暗？

瞪了田老大一眼，也來不及換了，她招呼著轎夫趕緊跟上，她要去接阿好回來。

一路上有認識她跟田老大的，看她後面跟著一個轎子，自然要問她這是要去幹麼。田老大羞得頭幾乎垂到胸前，半個字也不想說，周氏不張揚也不害怕，只態度平常的道：「李家太欺負人了，我們去把阿好接回來。」

有人已經聽到了消息，唏噓不已，不過大家卻少有說田家不對的，阿好的為人他們知道，田家這麼怒氣衝衝，一看就是李家做了什麼虧心事。

這也是周氏樂於看到的，有些事，不是你想遮就能遮的，你越是遮遮掩掩，人家還以為你理虧呢！說明了、挑透了，也沒什麼，以後阿好回來也好重新生活。

一溜的青磚大瓦房，足有十幾間，誰路過都要多瞧一眼，羨慕的讚歎一句，這就是地主李家。此時，李家門口站了兩個人，阿好站在門外，夏氏站在門內，那半人高的門檻就像天塹一樣隔開了兩人。

以前阿好聽說城裡官宦人家的門檻直到人胸口，人要想過去都得爬著過去，她沒見過，不知道真假，可是李家這高門檻她可見識到了。

夏氏十分不捨的拉著阿好，「離開這裡也好，納妾這種事，妳看我就知道了。」

李家九代單傳，夏氏是李家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可是她進門兩年沒生孩子，李家便給兒子納了妾室。

當時說得好好的，妾室生了孩子就給她養，可是真等人家生了，李家一家人只顧著看孩子，誰還有空管她？雖然她最後得了個大娘的稱呼，但是陳氏母憑子貴，還不是跟她平起平坐。

夏氏天天神傷，多少影響了身子，以至於當她察覺自己懷孕了以後，再怎麼小心翼翼的保養，還是沒保住那個孩子。自此以後，她越發抑鬱，也就真的一輩子沒生養。

不止一次，她曾經想過，如果李家沒那麼急，多等她兩年，也許她能保住自己的孩子的。

李家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地方，九代單傳，他們對於孩子的癡迷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，有時候夏氏真想看看李家絕後的樣子。

阿好點點頭，表示她知道。

夏氏有些欣慰，阿好是個好孩子，她不想她跟自己一樣。瞧瞧天色不早，她左右看了看沒人，從袖子裡拿出一個小布包直接塞到了阿好的包袱裡。她娘家已經沒人了，自己又沒兒沒女，她一點也不想把這些東西留給李家，送給阿好，如果她能替她好好活著，她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「祖母，不行！」阿好按住了夏氏的手。

「什麼不行，這是我的嫁妝，跟李家沒有一點關係。」

「妳日子也不好過，留著自己花。」阿好還是不同意。

「我還能花幾天？再說，他們娘倆天天盯著我這點東西，今天我不給妳，明天也得讓他們摳走。給他們花，我冤得慌，乖，妳拿著。」夏氏執意要給，她娘家以前不算窮，她的嫁妝裡頗有幾件值錢的東西。

阿好無奈，「我先替妳保管，等——」

她這句話還沒說完，一個高聲就打斷了她，「哎喲，姊姊，妳這是偷偷往外送什麼呢？這可都是咱們李家的東西，回頭不見了，我是要去官府報案的。」

陳氏讓丫頭扶著，從裡面走了出來，她早就防著夏氏這手呢。

夏氏的心咯噔一下，握緊了門框。

阿好捂住包袱，看向陳氏，她穿金戴銀，還有丫鬟扶著，可是看那潑婦的樣子就一點也不像一個老夫人，跟夏氏那沉靜的樣子真的沒法比。

陳氏卻一眼瞧見了阿好包袱裡露出來的一點布包邊兒，也顧不得讓丫頭扶著了，她一個箭步衝到阿好身邊，直接將她的包袱給搶了過來，「什麼東西？」

說完，她扯出布包打開一看，鑲嵌紅寶石的流蘇金釵、白玉鐲子、晶瑩的珍珠墜子……可不就是她眼饞許久卻一直弄不到的那幾件首飾嗎？沒想到夏氏全給了阿好，這要是讓阿好都拿走，她還上哪去要？

幾乎咬碎銀牙，她咋呼道：「金明、金明，快來看啊，咱們家出賊了，要把咱們家都搬空呢！」

李金明正是陳氏的兒子，也是阿好以前的公爹。

「妳說什麼，誰是賊？」夏氏忍無可忍道。

「誰是賊誰心裡清楚。」

「這是我的嫁妝，跟李家沒有關係。」

「難道妳不是李家的人嗎？」

「那也是我的東西，我願意給誰就給誰。」夏氏說著就去搶那個包袱。

一隻手突然攔住了夏氏，李金明呵斥一旁的丫鬟，「還不扶老夫人回房裡休息，都是死人啊！」

丫鬟一抖，趕緊去拽夏氏。

「我不走，那是我的東西，你還給我！」夏氏氣得眼淚都掉下來了，她就這麼點東西，即便是死也不會給他們的。

夏氏掙扎著不肯動，丫鬟都拉不動她。

「沒用的東西！」

李金明去拽夏氏，夏氏拖著門框不想走，他就使勁掰她的手指，發出細微的喀喀聲。

「快把她拖回後院去，吃裡扒外的東西！」陳氏美滋滋的把那只白玉鐲子戴在手上，畫得細細的眉挑得很高。

眼看著夏氏就要被拖回去了，夏氏看向阿好，竟露出一個解脫的笑容。

阿好頓覺不妙，她有種預感，如果今天任由李金明把夏氏拖回去，也許這就是她最後一次見夏氏了。

抖著身體，她道：「住手。」聲音很小。

「住手！」

見沒人理他，阿好終於爆發出來，所有人被嚇了一跳，頓時停了動作。阿好趕緊把夏氏搶了過來，然後又去搶陳氏手上的首飾。

這下陳氏可急了，她怒道：「反了天了，妳敢跟我大呼小叫！」說著，她狠狠的

撓了一下阿好的手。

阿好吃疼，頓時鬆了手。

陳氏將首飾護在懷裡，立刻開罵，「果然不是個好的，當初你們都說她好生養，我才勉強答應她進門，結果呢？」

「一個老戾生的閨女還能有那個福氣？我看她根本就是一隻不下蛋的母雞！她娘倒是有本事，那麼大歲數還生孩子，可惜她一點也沒繼承，我看啊，那點本事都還她娘了，她娘是老妖精，她是小妖精，一家害人精！」

陳氏的嘴也是夠毒的，什麼難聽罵什麼。阿好的臉一下白了，氣得直哆嗦，她娘已經去世了，陳氏竟還這麼說！

「妳罵我可以，不許妳罵我娘！」她咬牙道。

「妳不讓我罵我就不罵啊？你們家做得出來就別怕人罵，我……」

阿好抬起了手，她實在忍無可忍。

陳氏見狀忽然停了，看著她的手，「怎麼，妳還想打我？」她指著自己的臉，「來啊，朝這裡打，我看妳敢打一個試試！」

阿好咬著嘴唇十分掙扎，陳氏也算她的祖母，以前她對她都是千依百順的……

陳氏卻料定阿好不敢打她，撇著嘴哼道：「還想打我，我看妳看我不順眼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吧？可惜，這個家姓李不姓田，現在妳已經被休了，跟我們家一點關係都沒有。」

她手指點著阿好，「早就該把妳休了，表面上裝乖，背地裡還不知道怎麼想的呢，男人想納個妾妳都不讓，真是跟某些人一樣，都是毒蠍子老婆。」說到這裡，她看了一眼夏氏，這是指桑罵槐的罵她呢！

「我呸！」夏氏狠狠的唾了一口，「誰毒誰知道，小人得志！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陳氏怒喝。

夏氏豁出去了，「就說妳，不就是養個兒子，誰不會養啊！」要不是她，也許她的孩子現在也當了公公、娶兒媳婦了，真要那樣，她肯定不會讓他納妾，會讓他一心一意的對待自己的妻子。誰像陳氏，唯恐天下不亂。

陳氏扭著腰，唾沫飛得滿天，「那妳養一個我看看啊！哦，妳哪有她娘那個本事，快五十了還生孩子，聽著都新鮮，怪不得妳跟她那麼投緣，妳們都不是人養的，是……」

啪的一聲，阿好搥了陳氏一個耳光。陳氏說的對，自己已經被休了，跟陳氏跟李家沒關係了，現在陳氏這麼罵自己的娘、罵夏氏，那就不行！

陳氏捂著臉有些難以置信，阿好這巴掌並沒用多大的力道，可是她卻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疼，甚至全身都像火燒一樣難受。

羞臊、憤怒……她轉身對著李金明又哭又鬧，「天殺的，你就看著別人打你娘？我今天也快六十了，連你爹都沒打過我，今天讓一個小賤貨給打了，這就是你娶的兒媳婦？你管不管！」

李金明頓時黑了臉，他呵斥阿好，「還不趕緊跪下認錯！等著我動手呢。」

阿好挺直脊背，認真的看著他，「我沒錯，錯的是她。」

「你看，她還跟你叫板呢！」陳氏繼續點火。

李金明向來在家裡獨大，哪裡受得了這個，伸手就去抓阿好的頭髮，他今天非要讓她好看不可。

阿好趕緊向後退，可是在強壯的李金明跟前，她就像一隻折翼的小鳥一樣弱不禁風。

「敢動阿好，我跟你拚了！」夏氏過去拚命，卻被李金明一下推倒在地，摔了一臉血。

「祖母！」阿好衝去扶夏氏，李金明正好去抓她。

眼見李金明就要得逞，忽然，不遠處傳來一聲大吼——

「你幹什麼，欺負我們田家沒人嗎？住手！」

話音還沒落，一個婦人過去推開李金明，把阿好跟夏氏護在了身後。她的身形有點胖，看這姿勢，還真有點老母雞護小雞的感覺。

李金明一看這婦人，他認識，正是田家的大嫂周氏。

打人家的姑娘被當場抓住，他還是有些尷尬的，就沒說話。

陳氏卻不管，推搡著他，「你還是不是男人，還怕她一個婦人？」

兩句話，李金明又被拱出火氣，他對周氏道：「妳讓開，她打我娘，我今天非教訓她不可！」

周氏雖然沒看到剛才的經過，但她相信阿好，「要不是你們逼她，她能動手？她怎麼不打別人，就打你娘呢？你也不自己好好想想，現在阿好已經被你們家休了，就是我們家的人，你想對她動手，就是不行！」她梗著脖子道。

「妳……妳別逼我動手。」李金明氣道。

「你動一個我看看，你敢動我一根手指頭，我就跟你們沒完！」周氏拍著胸脯用手指點著李金明。

這時，田老大帶著轎子也跟了上來，他雖然不頂用，但田家這邊的人立刻就多了，李金明也不敢擅自動手。

周氏趕緊扶起一直縮在地上的阿好跟夏氏，「別怕，嫂子來了，沒人敢欺負咱們。」她安慰阿好，也是說給李家人聽的。

阿好頓時淚流滿面，李家要休她她沒哭，剛才陳氏罵她、李金明要打她她也沒哭，可是周氏這一句話，她卻哭得像個委屈的孩子。

周氏心疼不已，讓她上轎，她要帶她回家，風風光光的回家。

夏氏也終於鬆了一口氣，阿好是個好命的，有這樣一個護著她的嫂子，確實比自己強，她也讓阿好快點回去。

阿好卻拉著她的手不敢鬆，她走了，祖母怎麼辦？還不是死路一條！可是再麻煩周氏，她又有些不好意思。

周氏卻看出了兩人的為難，「老夫人，阿好捨不得妳呢，不然妳要是有空，就去我家裡住住，陪陪阿好也好。」

夏氏眼前一亮，可以嗎？她這幾年作夢都想離開李家，只是無處可去……

「阿好，快扶老夫人上轎，咱們一起回去。」周氏笑道。

阿好的眼淚流得更凶了。

周氏給她擦了擦眼淚，「哭什麼，有我呢！」

阿好點點頭，指著陳氏手裡的包袱道：「那是我的東西，還有祖母的首飾，那是她的嫁妝，不是李家的東西。」

周氏瞭然，回身看向陳氏。

陳氏趕緊抱緊了手中的東西，這些都是她的，誰也別想搶！

李金明也站了過來，表明了他的態度。

周氏真有些看不上李家，家裡有那麼多錢，竟然還貪圖別人的嫁妝，真夠不要臉的。

「把東西拿過來，我們什麼話都不說，立刻就走，從此以後，你過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，咱們一點關係都沒有。你要是不還，咱們今天就好好掰扯掰扯，到底是你有理，還是我有理！」

李金明的臉色變了幾變，那還用說，肯定是周氏有理，可是到手的東西，他怎麼可能再拿出去。想了想，他道：「阿好的東西可以給她，可是我大娘的嫁妝，她是李家的人，嫁妝就是李家的，怎麼能讓你們拿走？」

阿好的東西根本也沒幾個值錢的，他倒是打得好算盤。

周氏有些遲疑，他這麼說也不算錯。

這時，夏氏卻開口了，「什麼李家的人，我自己把自己休了就是。你娘不是一直惦記著我這個位置？給你爹修墳時還算計著以後把我埋得遠遠的，把她埋到你爹身邊。現在不用她惦記，我讓給她，從今天起，我就不是你們李家的人了。那是我的嫁妝，你還給我！」

夏氏真是厭煩了李家，就算死，她也不想死在他們這塊地方上。

她這席話給了周氏理由，周氏對李金明道：「你都聽見了？還不把東西拿過來。」李金明氣得臉色鐵青，卻又無可奈何，他沒想到夏氏這麼大歲數，竟然還說得出這樣的話。

陳氏也意識到，今天可能真的保不住這些首飾了，她不甘心！

忽然，她朝裡面喊道：「人呢，都死絕了？人家都欺負到咱們家門口了，你們還當什麼事都沒有一樣。長福，趕緊出來看看，這就是你那個好媳婦辦的事！」

院裡似乎有些動靜，隨後，一個男人拿著馬鞭走了出來，後面還跟著不少男人，這些都是李家的長工。

阿好在聽見「長福」兩個字的時候就心中一跳，緊緊的盯住了門口，等到李長福出來，她的眼圈又有些紅。

這三年，她自問對李長福不錯，兩個人雖然沒有十分恩愛，起碼也有五分情義。昨天他跟她說納妾的事情，她雖然生氣，可是也知道那是陳氏等人的主意，也沒十分怨他，只是想拿了休書成全他而已。

現在……

或許是阿好的目光太灼熱了，李長福一下就看出了她，然後微微皺眉。

阿好不讓他納妾，他就覺得她十分不通情達理，男人誰還沒個三妻四妾？他爺爺

是，他爹也是，等到他這裡，她怎麼就不同意呢？

果然，他奶奶說的對，她就是個不賢慧的，表面是一套，背地裡又是一套，平時總是搶著幹活，對父母奶奶也還算孝順，就是為了讓別人誤以為她能幹又聽話，其實呢，根本就是假的，甚至臨走前她還想惹事，讓他丟人！

「還不快管管她？平時就是你寵的，早把她打得服服貼貼，她還能不讓你納妾，還敢跟我們叫板？」

陳氏真是一個挑撥高手，又開始挑唆李長福了。

李長福立刻有些掛不住臉，他問阿好，「妳到底想怎麼樣？被休也是妳自己弄的，現在又怪到我們頭上，還帶著人在這裡鬧，妳不嫌丟人，我都嫌丟人！」

阿好如遭雷擊，這幾句話真好似尖刀一般插進了她的。

原來，在他心裡她是這樣的？！

阿好不說話，李長福卻把這當成無聲的抗拒，他怒道：「趕緊給我滾，滾得越遠越好，不然別怪我不客氣！」

阿好想哭，想大叫，可是又突然覺得不值得，覺得沒意義，這三年，她終究是白費了。

四下打量，忽然她看見轎子槓上掛著一個水罐子，那是轎夫怕沒地方喝水帶著的，此時裡面還剩下半罐多，她取下那罐子，朝著李長福就砸了過去。

李長福嚇了一跳，趕緊用手裡的馬鞭去攔，罐子是攔下來了，在地上摔得粉碎，可是罐子裡的水一點也沒浪費，兜頭灑了他一身。

渾身濕淋淋的像落湯雞，李長福氣得舉起了鞭子，「潑婦，妳敢動手！」

阿好直愣愣的看著他，打吧，有本事就打死她，不然以後別後悔！

她的眉眼太鋒利了，李長福也猶豫了一下，這還是他印象裡那個總是笑得和和氣氣的阿好嗎？

「長福，打她，不打她你就不是男人！」陳氏惡狠狠的道。

李長福狠勁上來，朝著阿好就是一鞭。

「阿好，快閃開！」

周氏嚇得幾乎魂飛魄散，夏氏也滿臉著急，只是苦於沒辦法幫忙。

眼看著那鞭子朝自己的臉抽來，阿好擠出一個笑容，很好，從今天起她跟李家跟李長福就再沒有一絲瓜葛！有也是怨、是恨，是他們不配！

第二章 中毒的獵戶

鞭子落下，卻沒有打到阿好的臉上，有一個人從她身後探出手，抓住了那鞭子。

田成武一拽那鞭子，將李長福拽到他的跟前，怒視著他，「你敢打我小姑姑？」

田成武，周氏的大兒子，從小就喜歡練武，十多歲的時候跑到山上的廟裡，也不知道他怎麼跟方丈說的，還真被他學了一身硬功夫回來。

他原本在縣裡的劉家做護院，後來出了點事，就離開劉家去鏢局走鏢。

他長得又高又壯，平時一兩個強壯男人都近不了他的身，對付李長福這個不事生產的少爺，還不跟抓小雞一樣？

跟田成武面對面，他呼出的氣息噴在自己的臉上，李長福嚇得大氣也不敢出一

下，身體哆嗦個不停。

田成武看不上他，他比阿好還大六歲，輩分上她是他的小姑姑，可是他一直當她是自己的妹妹一樣。之前他就覺得李長福這個人不地道，現在果然如此，他不但想休了阿好，還敢動手打她！

怒氣上來，他一下將李長福扔在地上，就像扔垃圾一樣，「就你這樣的還想娶我小姑姑，當時是我不在，你攔現在試試，我不打得你滿地找牙！」

李長福已經滿地找牙了，田成武把他摔在地上，他下巴著地，頓時磕掉了兩顆下門牙，可見田成武的力道。

就這樣，田成武還不滿意，又踢了李長福一腳，踢得他慘叫一聲，差點昏過去。

「長福！」

陳氏跟李金明急了，李長福可是他們的寶貝疙瘩，他要是出什麼事，李家不是絕後了嗎！

「你們還站著幹麼，還不給我打死他！」陳氏怒斥那些長工。

李金明則趕緊扶起了李長福，「長福，你沒事吧，感覺怎麼樣？」

李長福這才緩過來，小腿生疼，肯定腫了，一摸嘴裡全是血，牙也掉了兩顆，他又氣又怒，抬頭看向田成武，想表示一下他的怨懟，結果田成武正戲謔的看著他，他心裡一哆嗦，嘴裡的話愣是沒敢說。

那些長工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也不敢上前。

田成武已經夠恐怖了，若是只有他一個人，他們人多勢眾也敢動手，可是他後面抱臂站著的那一排凶悍的鏢師怎麼辦？他們過去，怕連個菜都不算就被他們給一鍋炒了。

沒人動手，陳氏呼天搶地，「還有王法沒有了？大白天的竟然就敢打人。你們等著，我這就去報官，讓你們吃不了兜著走！」

此時她儼然已經把自己當成一個受害者了。

田成武一點也不害怕，「妳去，我就在這裡等妳，誰不去誰是王八。」

他在鏢局走鏢，跟縣裡的捕快都有些交情，還怕她不成？再說，本來也是他們占理。

陳氏憋得滿臉通紅，意識到今天是討不到好處了，她抱著東西往屋裡退，嘴裡還道：「好，你們等著！」然後她示意李金明扶著李長福趕緊進來，她好關門。

李金明跟李長福也是憋屈不已，可是形勢比人強，他們只能灰溜溜的往屋裡走。這時周氏卻急了，她一把拉住陳氏，「把阿好跟老夫人的東西留下再走。」

「妳……」陳氏瞪著她。

周氏卻已自己動手去搶了。

陳氏本想阻止，可田成武咳嗽了一聲，聲若洪鐘。

他不想跟女人動手，但陳氏如果不要臉，他也要被迫動一下了。

聞聲，陳氏的手腳俱是一軟，周氏已經趁機把東西搶了過去。

「還有她手上的玉鐲子也是我的。」夏氏見有人撐腰，立刻道。

周氏瞅了一眼，直接把陳氏手上的玉鐲子給擱了下來。

陳氏的手腕被弄得又紅又疼，但她還是沒敢吭聲。

將東西分別遞給阿好跟夏氏，周氏問：「還有什麼東西嗎？」

阿好搖頭，夏氏也暢快道：「沒了。」

「那咱們走。」

周氏的手一揮，夏氏坐進轎子，田成武背起阿好，眾人雄赳赳、氣昂昂的往家裡走。

等到他們走得沒了蹤影，陳氏才嚎叫一聲趴倒在地，「這幫天殺的，我跟你們沒完！」

可惜，阿好他們已經聽不見了。

出了李家村，田成武對那些跟他一起來的鏢師抱拳，「先謝謝大家了，家裡有事，今天不能招待你們，等改天，我一定弄一桌子好菜，咱們好好喝喝。」

那些鏢師也都是爽朗的人，有人回道：「你說這個幹麼，都是兄弟，你的事就是我們的事，今天也沒幫到你什麼，下次有事再叫我們，我們一定到。」

田成武的心裡頓時熱熱的，「多謝！」

「不謝，那我們就先走了。」

那些鏢師也還有事，各自離去，不多時就剩下田家人還有那幾個轎夫。

大家繼續趕路，這地方離他們村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呢！

「成武、嫂子……」阿好趴在田成武的背上，都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周氏笑了，「什麼也別說，嫂子都懂！今晚回家，嫂子給妳做妳最愛吃的韭菜餡餃子，咱們一家又團圓了，要好好慶祝一下呢。」

阿好又有些想哭，她娘生她生得晚，生完她以後根本沒有奶水餵，那時候周氏剛生了兒子才一年，就把她抱過去當親閨女餵。在阿好的記憶裡，童年關於她娘的記憶反倒不如跟周氏的多，周氏才真是又當嫂子又當娘，可是她卻從來沒有報答過她！

周氏看她難過，自己也不好受，她自己生了三個臭小子，就喜歡女兒，所以婆婆生了阿好以後，她真把她當自己閨女一樣，現在閨女受委屈，她恨不得滅了李家。想到這裡，周氏也紅了眼圈。

「娘，妳看妳，小姑姑回來是好事，哭什麼？對了，晚上有韭菜餃子吃？」田成武故意一臉饞相的問。

他這麼打岔，周氏哪裡還傷心得起來，她拍了一下他的胳膊，「就知道吃。有，韭菜餃子管夠，算是今天獎勵你的。」

阿好也忍不住露出了一絲笑意。

田成武哈哈一笑，這才對嘛，大家都開開心心的。

周氏看著這個兒子，真是很滿意了。雖然他小時候淘氣，沒少讓她操心，可是長大了他還是比別人管用，尤其比……

她推了田老大一下，「一會兒你先別回村，先去地裡割點韭菜。」

田老大也沒什麼表示，點了點頭，表示自己知道。

就是這麼一個人，周氏長歎了一口氣，幸虧田成武沒隨他的性子，不然也要急死

她。

一家人高高興興的往回走，五月天氣晴朗，道路兩邊綠樹成蔭，阿好趴在田成武的背上搖啊搖的，差點溫暖的睡著了。

有多久，她沒這麼恣意的活著了，又有多久，她沒像現在這麼輕鬆過了。

「妳要是睏了就睡一會兒，到家我叫妳。」周氏道。

阿好搖了搖頭，她是有點懶懶的，可是真讓她睡，她還真睡不著。「不然我下來走走吧。」總這麼讓田成武背著也不是個事，何況她這麼一個大活人。

「沒事，我背得動，小姑姑妳就安心待著吧。」田成武笑道。

阿好卻執意要下來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前面的轎夫忽然道——

「那邊的草溝裡好像有東西。」

大家都往那邊瞧去，阿好趁著這個機會從田成武的背上下來，也往那邊看。

「似乎是一個人。」周氏過去撥開旁邊的雜草，頓時驚道：「真是一個人！」

「誰？」田老大也靠過去。

周氏仔細打量，「好像是村頭新來的那個獵戶，也不知道他叫什麼，怎麼倒在這裡了？」

田成武跟著走了過去，「他好像受傷了，倒在這裡怎麼行，不然咱們把他帶回去給他請個大夫吧，好歹是一條人命。」

田家人在這邊商量，那邊四個轎夫已經有些不耐煩了，出來這一趟根本也不賺什麼錢，田家再這麼磨蹭來磨蹭去的浪費時間，他們還怎麼做生意？

「東家，我看你們就別管了，這年頭誰管得了誰？你們跟他又不熟，到時候他賴上你們，你們不是有理也說不清了嗎？」

另一個轎夫附和，「是啊，誰知道他怎麼受的傷，萬一是打家劫舍呢？」

周氏等人頓時有些猶豫，他們跟這獵戶也只遠遠的見過幾面，連話都沒說過，他天天往山裡跑，帶回獵物的時候少，大多時候都是空手而回，根本不像一個會過日子的人。

這時阿好卻道：「他中了毒，好像是蛇毒。你們別動他，我去給他採點草藥敷上。」說完，她轉身就去找草藥。

大家這才恍然，這好歹也是一條人命，他們還沒弄明白怎麼回事就給人家定罪，甚至見死不救，哪有這樣的道理！

「我幫妳。」田成武趕緊道。

眾人也表示想幫忙，人多力量大，阿好趕緊將要找的草藥的樣子告訴大家，然後低頭尋找。

忽然，田老大道：「阿好，妳過來看看，是不是這種草藥？」

阿好趕緊過去，只見那株草藥渾身碧綠，莖上長著七片葉子，最上頭長著一個花骨朵，隱隱可見紫色，可不就是她要找的七葉一枝花嘛！

七葉一枝花，也叫重樓，對蛇蟲咬傷有奇效，新鮮的七葉一枝花直接搗碎敷到傷口上就可以，若是曬乾的，就加入白酒或者黃酒研磨後敷到傷口上，醫書上是這麼說的。

阿好仔細回想一遍，確認無誤，趕緊將那株草藥揪了下來。

沒地方搗藥，她想起醫書上寫著，用嘴嚼碎草藥治病救人的例子，她就將那株草藥放進了嘴裡。

咀嚼了幾下，很苦，可苦中還帶著一絲清涼跟藥香，也不是特別難吃。

來不及想太多，她將嚼碎的草藥吐出來，來到男人的跟前，伸手想去摸他的小腿。她剛才就看見他的小腿上有兩個血洞，黑血不停地滲出褲腿，沾濕了一大片。這時，一個白色的小東西忽然從那男人的衣襟跳了出來，牠大概以為阿好是壞人，站在男人的腹部上朝著她齜牙咧嘴，一副想嚇退阿好、保護主人的樣子。只是牠的個頭有點太小了，只有巴掌大，後背還有傷口正在汨汨的冒血，這樣子能嚇住誰？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周氏好奇道。這小東西像是老鼠，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，卻長了一身柔軟的白毛，身體也不是長的，而是圓滾滾的，「看起來倒像是一隻兔子。」

說是兔子也可以，因為牠的眼睛是紅的，鼻子也不像老鼠那麼尖，腦袋也有點圓。

「哪有這樣的兔子？耳朵一點也不長。」周成武道。

「那是老鼠？」田老大道。

「也不像！」

「這小傢伙倒是挺有靈性的，還知道護主，不過牠身上的傷也不輕，不知道怎麼弄的。」

眾人都認不識這個小東西，議論紛紛。

小傢伙跳了幾下，沒嚇住眾人，牠似乎有些急，後背上的血隨著動作越流越多，染濕了大片的毛皮。

阿好看牠這樣，估計沒等這個男人死了，這個小傢伙就會先一命嗚呼，她指了指手裡的草藥，又指了指男人的小腿，溫聲道：「我要給他解毒，解毒，你懂嗎？」小傢伙聞言停了下來，瞪著圓溜溜的眼睛看著阿好。

「解毒，治病……」阿好來回指著男人的傷口跟草藥。

小傢伙似乎有些明白，似乎又不甚明白，但牠覺得這女子好像不是壞人，便蹲坐了下來，不再躁動。

阿好試探性的去摸男人的小腿，小傢伙則歪著腦袋看著她，沒動。

她這才放心，伸手去撕男人的褲子，想清理傷口，給他上藥。可是她哪有這麼大的力氣能撕開衣服，若是從底下把褲子擰上來或者扒了褲子倒還可以。

田成武走了過來，「我來。」

一下，他就撕開了男人的褲管，露出裡面腫得很高、又青又黑的傷口。

阿好趕緊別過了頭，剛才太著急，她都忘了男女授受不親，現在……她的臉有點紅。

田成武接過草藥，要去給蕭奕上藥，結果那個小傢伙不知道受了什麼刺激，跳過來就給了他一爪子，正好抓在他的手背上，頓時留下五道爪痕，鮮血也湧了出來。

「嘶！」田成武疼得一縮手。

小傢伙晃著小爪子，狠狠的瞪著他，似乎在警告他不許靠近主人。

「這小東西個頭不大，卻還挺凶的，我看你們還是別管這人了，讓他自生自滅吧！」一個轎夫道。

「可不是，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，看著就怪裡怪氣的。」另一個轎夫也道。周氏卻著急另外一件事，她握著田成武的手，「怎麼樣，這東西沒毒吧？」她這麼一問，田老大急了，「都是你們多管閒事，現在傷到了吧？要是真有毒，看你們怎麼辦！」

周氏瞪了他一眼，事情都這樣了，他還說這些有什麼用，不如說說現在該怎麼辦。田成武握了一下手，有點疼，但不麻，「沒事，小傷，過不了兩天就好了。」說著，他從腰上取下來一瓶藥膏，常年走鏢，他經常帶著這東西，「以前大風大浪的都沒用上，沒想到今天竟被這麼一個小傢伙給傷了。」感歎完，他對這小傢伙倒是越看越喜歡，「忠心，有情義，這小傢伙比人還強呢！」

他也看到牠背上的傷口還在流血，指了指手裡的藥膏，「喂，你身上的傷不治會死的，我給你抹點藥，你可別咬我啊。」

小傢伙根本不理他，對著他又齜牙又跳腳。

田成武一臉尷尬，剛才阿好跟牠相處時不是好好的，怎麼到他這裡，差距就這麼大？

他將藥膏跟草藥遞給阿好，悻悻的道：「還是妳來吧。」

這……阿好有些猶豫，這麼多人面前，她一個剛被人休了的女人去碰另外一個男人，好說不好聽啊！

瞧了瞧那個小傢伙，她道：「我們在救他，還有你身上的傷……」她指著牠背上的傷口，「需要敷藥，敷藥你懂嗎？敷了藥，你就不疼了。」

很神奇的，阿好一說話，小傢伙就安靜了下來，靜靜的看著她。

阿好試探性的伸手去摸牠的頭，毛茸茸的，軟軟的，而牠抗拒了一下就沒動了。阿好露出一個笑容，一把將牠抓到手裡，對田成武道：「你幫他上藥，我給這個小傢伙上藥。」說完，她從藥瓶裡沾了一點藥膏給小傢伙抹到傷口處。

小傢伙打了個激靈，隨後露出一副解脫的樣子，看來，牠後背的傷真的很疼。這時田成武去給男子上藥，小傢伙發現了正想鬧，阿好卻一邊給牠順毛，一邊道：「我們在救他，別急，我們不會傷害他的。」

她的聲音好像有魔力，或者小傢伙感受到了她的心意，知道他們不會傷害主人，這才忍著沒動，眼巴巴的望著田成武。

田成武快速的給男子上好藥。

這七葉一枝花果然神奇不已，才一抹上，那傷口的黑血就止住了，不一會，傷口周圍的黑色也褪去了不少。

「這草藥竟然這麼管用！我可得記住了，下次再遇見蛇，我也去採這種藥。」田成武感歎了一句，又有些好奇，「小姑姑，妳還會治病呢？我怎麼不知道。」說起這個，阿好有些心酸，她哪會治什麼病？不過是看過一些醫書罷了，也正巧今天這男人的傷她看過怎麼治，不然也救不了。

至於為什麼會看醫書，還不是因為孩子的事情。她三年多沒生養，李家給她請過大夫，她自己著急，私下也找過偏方、研究過醫書，久病成良醫，大概就是這個道理。

不過這些她都不想提了，她覺得以前自己挺傻的，為了那些人那麼拚命，那麼糟蹋自己的身體，以至於現在自己的月事都不是很準，身體也每天覺得乏得很，最後卻得到今天這麼一個結果。

往事如雲煙，今天救了這個獵戶，也算自己那些醫書沒有白看。

「老夫人教了我識字，我沒事就看看醫書，正好看見過這蛇毒該怎麼解而已，根本也不算會治病。」阿好一語帶過。

「那也很好了。」田成武哈哈一笑，「我看這人應該沒什麼大問題了，我們趕緊帶他趕路吧，天黑以前，還要趕回去呢！」

眾人又開始趕路，夏氏坐轎，田成武背著蕭奕，阿好握著那個小傢伙，一行人總算趕在天黑之前到了家裡。

周氏有三個兒子，田成武是老大，已經娶妻生子，媳婦是張氏，兒子今年六歲，叫田文軒。

老二叫田成文，性格跟田老大真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，整天只知道種地。他也早早娶了媳婦王氏，有一個小閨女如兒，今年四歲。

老三田成材，現在在縣裡當學徒，經常不回家住，也還沒娶親。

救人救到底，田成武看村頭的破廟根本沒去住人，就把那獵戶背了回來，讓他先住田成材的房間，等他醒了再做打算。

第三章 尋砂鼠飯糰

晚上吃韭菜餡的餃子，田老大去割韭菜，田成武去安置那獵戶，周氏則帶著阿好跟夏氏見自己的家人。其實主要是幫夏氏介紹，畢竟這些本來就是阿好的家人。

「這是我大兒媳婦，這是她的兒子文軒；這是我二兒子、二兒媳還有他們的閨女如兒；我三兒子在縣裡，等過幾天他回來，我讓他給妳問好。」周氏對夏氏道。夏氏看著這麼一屋子的兒女，真的很羨慕周氏，直說：「好、好！」

周氏又給兒女們介紹夏氏，不過說到她的身分，卻有些躊躇了。夏氏以前是阿好的祖母，可阿好的年紀不大，輩分卻高，比如現在田文軒跟如兒就要叫她姑奶奶，那他們叫夏氏什麼呢？

「叫我老太太就行。」夏氏對周氏道：「離了那個地方，我跟阿好的關係也該重新算。」

周氏卻搖頭不同意，「那怎麼行，妳還是長輩。」

阿好想了想，「不然咱們各叫各的吧，我還叫老夫人祖母，你們單算。」

「這個好。」周氏點頭，讓田文軒跟如兒叫夏氏姑婆，也顯得親切。

「姑婆好。」田文軒長得跟周氏一樣白白胖胖、虎頭虎腦的。

「姑婆好。」如兒有些內向、靦腆，扯著王氏的袖子羞澀道。

一雙小兒女，兩句姑婆，夏氏的眼淚差點沒落下來，她這一輩子最想要的就是子孫滿堂，本以為沒指望了，今天看到這一對孩子，也算了了自己的遺憾。

「好、好，乖。」摸摸兩個孩子的頭，她從自己的包袱裡取出兩樣東西。一個是一塊玉佩，玉佩晶瑩剔透，上面的雕工精細傳神，一看就價值不菲；另一個則是一個長命鎖，這長命鎖通體用黃金打造，上面還鑲嵌著兩塊半根小拇指大小的紅寶石，在光線照耀下紅光閃爍。

將玉佩給了田文軒，將長命鎖遞給如兒，夏氏滿心歡喜。

張氏跟王氏看著這玉佩跟長命鎖，氣息有些不穩，這兩樣東西哪個不值上百兩銀子？上百兩啊，他們一家一年也才賺幾兩銀子，就覺得在村裡挺了不起了，可是夏氏一出手就是這麼貴重的東西……

周氏的心也是一跳，她知道夏氏有些嫁妝，沒想到這麼值錢，怪不得李家說什麼也不願意放人呢！

只是她把夏氏接過來，並不是為了錢，而是因為阿好。她趕緊伸手去搶兩個孩子手裡的東西，「老夫人，妳這是幹麼？我接妳過來住不是為了這些東西，趕緊拿回去，不然我要生氣了！」

夏氏直接按住她的手，不悅的道：「妳不讓我給這兩個孩子見面禮，我才要生氣呢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就這麼定了。我知道妳不是那種人，可是妳也不能不讓我對兩個孩子好。這兩個孩子叫我姑婆，我心裡歡喜著呢！」夏氏執意道。今天要不是周氏等人，她這些東西肯定全落在陳氏的手裡，那她才真是死了都不安心。現在給這兩個孩子，也是給阿好做臉面，她一點都不心疼。

周氏又猶豫了一陣，看夏氏真是誠心要給，這才對兩個孩子道：「還不快謝謝姑婆！」

「謝謝姑婆。」田文軒拿著那玉佩興奮道。

「謝謝姑婆。」如兒膽子也大了很多。

「好、好。」夏氏點頭。

「趕緊收好了，以後一定要好好保管。」周氏不放心的叮囑兩個孩子，這禮物可不是一般的東西，加起來能值他們半個家當呢，要是弄丟了得多傷心。

這時候就看出張氏跟王氏的性格了，張氏跟田成武一樣比較開朗。

她對田文軒說：「聽見沒有，好好保管，別拿出去亂炫耀，丟了就等著吃你爹的大炒肉吧！」

大炒肉就是打屁股，田成武打起人來可不是一般的疼。

田文軒摸了摸屁股，趕緊把玉佩小心的收好，準備一會兒回去把它藏進自己的百寶箱裡。

王氏則直接將如兒手裡的長命鎖拿了過來，「小孩子家的，怎麼能拿這麼貴重的東西？我先替她保管。」

怎麼處理這些就是張氏跟王氏的自由了，反正東西已經給了田文軒跟如兒，也算是盡了夏氏的一片心意。

輪到阿好，兩個孩子叫完她，周氏先堵上了阿好的嘴，「行了，你們小姑奶奶大

家都認識，這才離開幾年呢！大家還是準備包餃子吧，今天晚上咱們吃餃子。」在她心裡，阿好被休已經很可憐了，現在夏氏又給了東西，家裡誰也不敢小瞧她們，足夠了！她是真心心疼阿好，把她當自己的親閨女一樣。

兩個孩子一聽說吃餃子，都高興起來，圍著阿好直轉。

小姑奶奶看著就好看，她回來他們就有餃子吃，他們喜歡她。

阿好明白周氏的意思，可是人心都是肉做的，周氏越是這樣，她越是想感謝她。她從袖子裡拿出一對金花生，分別遞給田文軒跟如兒，「我也沒什麼好東西，這麼久不見，這東西就送給你們玩吧！」

周氏一見那兩顆金黃生眼圈就有些紅，當初大家都說阿好是好生養的，她婆婆就打了這一對金花生給她做嫁妝，花生一個殼裡面往往有好幾個花生仁，是多子多福之相，正適合阿好。這金花生還是她去縣裡取回來親手交給阿好的，沒想到……

「阿好，這是妳的嫁妝。」周氏按住她。

阿好卻似完全看開了，她道：「嫂子，我留著也沒什麼用，給文軒、如兒玩吧。」沒什麼用？這句話又戳到了周氏的心尖上，怎麼會沒用呢，阿好還年輕，以後生養的機會還很多。

阿好卻已經一人一顆，將金花生塞到了田文軒跟如兒的手裡，「快去洗手，一會兒等著吃餃子。」

兩個孩子點頭，田文軒將那顆花生小心的跟那個玉佩放到一起，這都是他的寶貝。如兒則有些不捨的把金花生遞給了王氏，喜得王氏直誇她懂事，然後將金花生收起來，一點影子都沒有了。

這下全家都高興了，等田老大割韭菜回來，張氏和麵，王氏摘韭菜，大家一起動手，不一會，一鍋熱氣騰騰的餃子就出爐了。

五月的韭菜正是鮮嫩，等到天氣再熱下去，這韭菜會變成臭韭菜，味道又辛又辣，就不好吃了。

現在在韭菜裡面加上一點雞蛋，再配上充滿麥香的麵皮，那真是天造地設的搭配，好吃到停不下嘴。

阿好吃得暢快，李家不喜歡吃韭菜，她已經快三年多沒吃到韭菜餃子了，今天她非要吃個夠。

夏氏也吃得開懷，今天她第一次這麼高興，吃什麼都覺得香。

一家人熱熱鬧鬧的吃完飯，周氏抱著曬好的被褥，帶阿好跟夏氏去休息。

「今天沒來得及，只收拾出阿好以前的房間，真是有些不好意思。今晚妳先跟阿好擠一擠，明天我收拾一下給妳騰一個屋子。」周氏對夏氏抱歉道，她其實沒想到會帶夏氏回來，所以有些準備不周全。

「我才不好意思呢，不用麻煩了，只要阿好不嫌棄我，我跟她睡一個屋子就挺好的。」夏氏道。

「我怎麼會嫌棄妳？」阿好抱怨。

三個人都笑了。

打開房門，這房間就是阿好原來的屋子，屋中的擺設跟三年前一樣，就是長時間

沒住顯得舊了些。

「住兩天就好了。」周氏把曬得鬆軟的被子抱進來，「娘分家的時候特意交代的，這間房子要留給妳，妳就安心住下。」

鄭氏老年得女，看似是好事，其實她也有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，阿好還小的時候她擔心自己奶水不足，等阿好大了她又擔心別人說閒話欺負她，再大一點阿好終於嫁人了，她又天天盼著她能生個孩子好終生有靠，她也就能安心閉眼。可是偏偏阿好成婚兩年也沒個孩子，鄭氏不放心，於是把這間房子留下來給阿好，是她作為一個母親最後能替她做的事情了。

阿好想起這個，眼圈又有些紅，她都沒來得及孝順母親呢，母親就去了。接過被子，她轉身鋪在床上，掩住了自己的哭意。

周氏想起鄭氏臨走的時候拉著她的手說的那些話也有些動容，「娘其實也後悔了，她後悔不該把妳嫁到李家。李家看似富貴，但他們就是衝著妳能生才娶的，萬一……」現在母親的擔心可不就成真了嘛！

其實依著周氏的意思，應該把阿好嫁到一個門當戶對的家裡，到時候就算出什麼事，阿好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受委屈。

「算了，說這些都沒用了，妳現在回來了就好，咱們的好日子還在後面呢！」周氏笑道。

「嗯。」阿好也笑了，她並不怪家裡人。

夏氏畢竟年紀大了，折騰了這麼一天，早已經支撐不住，等周氏一走，她就睡在了炕上，呼吸均勻，神情舒坦。

阿好收拾完也想睡了，這時，窗戶突然跳進來一個東西，那小傢伙白白圓圓的，瞪著圓溜溜的眼睛看著她，正是白天他們救回的獵戶身邊的那個小傢伙。

此時牠背上的傷口已經結痂，動作很靈活，看起來恢復的不錯。

「是你！」阿好看到小傢伙很高興，湊了過去。

小傢伙站在窗臺上，呆萌的看著阿好。

「你的主人呢，他醒了沒有？」阿好趴在窗臺上問牠。

小傢伙舔了舔爪子，沒什麼反應。

阿好自己先笑了，牠會回答她才怪，可是她還是忍不住想跟牠說話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她試探著用手去摸牠的腦袋，牠停下了動作，看著阿好，任她撫摸。

小傢伙的毛很滑很軟很好摸，就像……「叫你飯糰好不好？」阿好開心的道。

長得胖胖的、白白的，就像一顆飯糰一樣，尤其那兩顆圓溜溜的紅眼睛，更像是點在飯糰上的紅點。

飯糰又開始舔牠的小爪子。

阿好收回手，「你是不是餓了？」

想了想，她去廚房拿了一顆雞蛋和一個小碟子，回房間後將雞蛋打進小碟子裡，然後把那個小碟子推到了飯糰的身前。

飯糰聞了一下，立刻雙眼發亮的舔了起來，一邊舔還一邊晃著圓圓的小耳朵，顯

得很高興的樣子。

阿好覺得有趣，趴在那裡看著牠吃。

飯糰只有巴掌大小，那個裝滿雞蛋的碟子足有牠的一半大，阿好以為牠頂多吃一半就飽了，結果她眼睜睜的看著牠蠶食鯨吞的將整碟雞蛋吃得乾乾淨淨，甚至連碟子都舔乾淨了。

此時，牠的小肚皮明顯鼓起來一大塊，看起來不像是一顆飯糰，倒像是顆裝滿餡的白包子了。

「這麼貪吃！」阿好想伸手戳戳牠的肚皮，半路又止住了，她覺得牠的肚子太鼓，怕一下把牠戳疼了，「下次不能再這麼吃了。」她道。

飯糰似乎也有些撐，想移動身體卻一下滾倒在地，牠乾脆也不起來了，癱在那裡舔爪子玩。

牠這樣沒事吧？阿好有些擔心，想問問牠的主人或者乾脆把牠送回去，可是外面天色已經黑了，院裡一個人也沒有，她就這麼去找一個陌生男人，太不合規矩了！抬頭往窗外望了望，田成材的房間一片黑暗，裡面的人不知道是睡了還是根本沒醒，阿好此時卻忽然想起，那些草藥不能整夜敷在傷口上，最好在三個時辰內，也就是在子時之前把它拿掉，不然蛇毒反噬就不好了。

這可怎麼辦？之前光顧著跟家人吃飯說話，她都把這件事給忘了。現在她要去把田成武或者周氏叫起來嗎？可是看他們房間的燈早就暗了，肯定已經睡下了，她再去叫他們，似乎也不太合適。

正焦慮著，阿好一眼看見飯糰懶懶的樣子，有了主意。

她在屋裡翻來翻去，小心又謹慎，生怕吵醒了夏氏。

終於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她在櫃子的一角找到一塊墨條、一塊破硯，還有幾張草紙，跟一支禿頭毛筆。

拿水磨了墨，用毛筆沾了墨汁，她給那男人寫了一張條子，告訴他一定要在子時以前把敷在傷口上的草藥揭掉，還有，最好明天再敷一次草藥，最近不能吃羊肉、辣椒等等。

一不小心她就將注意事項寫了半頁紙，不敢再寫，她把紙摺好，找了一塊碎布包好，將它綁到飯糰的脖子上，然後將飯糰往外推，一邊說道：「快回去，你家主人還等著你送信呢！」

飯糰的消化功力可真不錯，就這麼一會兒工夫，牠的小肚子就扁了很多，不說身輕如燕，起碼奔跑什麼的應該沒問題了。

飯糰似乎明白了阿好的意思，蹭了一下她的手往外走去，剛走了兩步，忽然想起什麼，又跑了回來，用兩隻爪子抓住那個空雞蛋殼，撥弄了兩下，一下將雞蛋殼頂在自己的頭上，這才向外面跑去。

今晚的月光很亮，雞蛋殼被照得反射出光亮，飯糰的速度很快，阿好本來應該幾乎看不見牠的動作，可是那明晃晃的雞蛋殼卻暴露了牠，讓阿好看個直想笑。她知道這是飯糰在頂著雞蛋殼跑，要是不知道的，大半夜看到一顆雞蛋竟然成精了，還上竄下跳的，還不嚇死？

蕭奕可不就嚇了一跳，他昏昏沉沉的似醒未醒，忽然感覺到臉上傳來毛茸茸、冰涼涼的感覺，一下就睜開了眼睛。

黑夜中，一雙鮮紅的眼睛明亮異常，離他不足一寸，上面還有一個什麼圓溜溜的白東西！

他驚得一把捏住那東西，聽到熟悉的叫聲，感覺到熟悉的手感，他恍然驚覺這是他的尋砂鼠，趕緊將牠放到一邊。

借著外面的月色，他也看清了牠頭上那個圓溜溜的東西，竟然是一個雞蛋殼。

「貪吃的東西！」蕭奕怒道。這次要不是牠貪吃，他為了去救牠，怎麼會被那毒蛇咬傷？

想起自己的傷，他朝腿上看去。已經被包紮過了，涼涼的又滿是草藥味，腿也恢復了知覺，應該沒事了。

再看看這陌生的房間跟床，他猜到自己可能是被誰救了。

幸好……不過他還是有些不高興，瞪了一眼尋砂鼠，「下次你再這樣，我就不管你了！」他怒其不爭的道。

飯糰歪著腦袋看了看他，忽然向前走了兩步，將頭上的雞蛋殼放在他的面前，還指著它吱吱的叫著，似乎是讓他快點吃的意思。

蕭奕心頭一熱，「算你還有點良心。不過你拿一個空雞蛋殼給我幹麼？裡面的蛋呢……」

飯糰等了半天也不見蕭奕吃，一著急，自己鑽進雞蛋殼裡美滋滋的舔了起來，這雞蛋殼裡還有很多剩下的雞蛋呢！

蕭奕既無語又無奈，不過他是不會跟牠搶這雞蛋殼的，他一把將雞蛋連同尋砂鼠撈到自己的手上，想看看牠的傷怎麼樣了，他可記得當時牠也受了不輕的傷。

飯糰窩在雞蛋殼裡不出來，蕭奕此時看見了牠脖子上的碎布，疑惑的解開碎布，發現裡面有一張紙，上面似乎有字。

他趕緊起身，摸索了一下，從身上找到了火摺子，點燃了桌上的油燈，借著油燈的光，他朝紙上看去。

從字跡判斷，這是一個女子寫的，這寫字的人似乎學寫字沒多久，筆力還很稚嫩，結構也不算好看，可是勝在字體端端正正，一看就是用心寫的。

再看字條的內容，全是叮囑他該如何護理傷口、如何保養，鉅細靡遺，字裡行間透著一股關切。

關切？蕭奕的心中流過一道暖流，他已經不記得什麼時候有人這麼關心他了，甚至，他都懷疑自從父母死後，是否還有人關心過他的生死、他的身體、他的喜怒。

他們只關心他今天賺了多少錢，好像他只是一個賺錢的東西！

寫這字條的人應該就是救了他的人，蕭奕忽然站起來，他想見見這個女子……

腿上有些疼，他一下子就停下動作，這女子用這種方式告訴他這些，應該是不方便見他吧，想想也是，三更半夜不說，他又是個外男。

走到窗口，他往院子裡打量著，其餘的房間都黑漆漆的，唯有正房右邊的那個房間還亮著燈。那裡的窗戶已經關上，他看不見裡面的情形，但他可以看到一個纖細的剪影停在窗戶前，似乎在等著什麼。

等自己？蕭奕很快就否定了這個想法，這樣一個知禮的姑娘，肯定不是在等自己過去。

他忽然覺得有些煩躁，回頭看見那張紙，眼前一亮，拿過紙一看，還有半張空白，他伸手去拿身上的炭筆。

只是手伸到一半，他看到最後那很醒目的「切記」兩個字，又清醒了一些，她這樣強調，應該是不想讓他回信。也是，深夜見面惹人閒話，那傳信也是不合適的。將紙放到一邊，他心裡有些憋悶，這樣也不行，那樣也不行，要是攔他以往的脾氣，早就直接衝過去，管它什麼閒話、禮儀，他想見她，就要見，誰都攔不住。可是他不想這麼做，他怕給那女子帶來困擾……

狠狠的一捶床，他覺得自己從來沒這麼猶豫不決過，哪裡還是別人口中那個殺伐決斷的冷面郎君！

這時，旁邊突然傳來一聲響動，原來是飯糰舔光了雞蛋殼裡的蛋液，正努力的從雞蛋殼中往外爬。吃飽了就要睡，牠倒是心寬。

雞蛋殼啪嚓一下碰到了油燈，滴溜溜轉了幾圈，停了下來。

蕭奕有些生氣，小東西就會闖禍，這雞蛋殼是被那紙攔了一下，不然直接撞到油燈上，萬一弄倒了油燈釀成大火，他們還能好？就算火起了他們能跑，燒了人家的房子也不對啊，人家救了他，他卻燒了人家的房子，這不是恩將仇報嗎？以後還怎麼見這寫信的女子！

「小心我揭了你的皮！」他冷臉嚇唬尋砂鼠。

飯糰呆呆的看了他一眼，忽然屁股朝著他撅起，縮成一團美滋滋的睡起覺來，誰管他啊！

蕭奕的臉更黑了，不過他看到那油燈，忽然有了主意。

阿好關好窗戶後本來想去睡的，可是看到對面亮了油燈，她就有些關心那獵戶到底看到那字條沒有，就在窗前站住了。

等了一會兒，對面一直沒什麼反應，她又有些糾結。

就在這時，對面的燈忽然滅了，她還沒來得及思考，那燈又亮了。

如此閃爍了兩次，阿好明白，那獵戶應該是看到了她的紙條，正以這種方式回應她呢！

心情突然輕鬆起來，她吹滅了油燈，上炕睡覺。

而看到對面的燈滅了，蕭奕吹滅油燈以後沒有再點，也躺到了床上。

飯糰察覺到他也要睡覺，三兩下就爬到他的額頭上，找了一個舒服的地方趴下準備睡覺。

蕭奕瞪著眼看著屋頂，這算不算是蹬鼻子上臉？他一把抓住尋砂鼠，想把牠推下去，可動作到一半，他又忍不住將牠放到了胸口。

胸口起起伏伏又溫暖，飯糰立刻美美的睡了起來。

蕭奕卻久久沒有入睡，一直等到子時，他按照阿好交代的將草藥取下來，這才又躺下拿起那張紙看了起來。屋裡很暗，他根本看不清紙上寫了什麼，但就是想看。看了又看後，他才小心的將紙收好，睡了過去。

Crescent Family